

# 論毛林集團是少數派

甬人

## 前言

毛林集團所推動的「文化大革命」，正從「紅衛兵運動」向農村、工廠、部隊發展，呈現出種種激烈而嚴重的景象。毛林派和反毛派的鬥爭已由黨內領導層發展到黨、政、軍各部門，發展到各地地方組織和基層羣衆。現階段的「文化大革命」，在性質上、內容上、規模上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毛林集團原是少數派，更由於外來壓力的強大和內部的意見分歧、爭權奪利，以致其本身越益孤立，這種混亂已極的情況，隨時有演變成內戰的可能。到目前爲止，毛林集團已乞靈于匪軍武力和公安部隊來作垂死掙扎，其處境是越來越困難了。

## 毛林集團如何奪得了黨中央

毛林集團的先天性弱點原是勢孤力薄。在匪幫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毛澤東的孤立可以從毛在去年十月中中央工作會議上，譴責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講話中看出來。毛說：「過去鄧小平從未看過他，自一九五九年起到目前爲止，未有一件事向他請示過，對於武昌會議（可能指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間召開的六中全會），他是反對的，但無能爲力（在此次會議中決定毛澤東交出「國家主席」的職位，「人民公社」亦告瓦解）。他希望在北平召開會議，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開了六天，毛則連一天也沒有開成（此指何時會議不得而知，一九六一年的九中全會，十月四日在北平舉行，會期一連五天）。」毛又說：「在會議中不能達成任務沒關係，但不能把人當作追悼死去的雙親那樣看待。」①

此後毛從未忘記過要奪回權力。其後毛終於獲得林彪的支持，才回到北

平。據南斯拉夫政治報「七月風暴」一文，詳述毛澤東、林彪返回北平的情況說：「（去年）六月初發生的事情，大家現在都知道了，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將楊成武和楊勇到了北平，強迫改組北平市委，並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報」、「北京電台」及「新華社」。短短數日間，上海「中央」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裝政變手法，壓倒了「北京中央」……」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楊成武及謝富治已完全控制了北平。七月廿八日下午，四架飛機把毛澤東、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親毛派中委，載到了北平。毛澤東在九個月之前，因爲北平的局勢對他不利而避居南方，直到此時，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備下的北平。」②

毛澤東在林彪軍隊護衛下，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匪黨核心組織，其人事如下：

- 一、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林彪
- 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
- 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陳毅、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李井泉、譚震林、徐向前、聶榮臻。候補委員：葉劍英、烏蘭夫、薄一波、李雪峰、謝富治。
- 四、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書記：陶鑄、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康生、葉劍英、謝富治、劉寧一。候補書記：劉瀾濤、蕭華、楊成武。

在以上的名單中，由於若干人職務重複，因此匪黨領導層匪酋一共是廿九人；這廿九名匪酋，按照各方資料，其派系結合到目前止大致是：

一、毛林派：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

二、反毛分子：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朱德、陳雲、賀龍、李井泉、烏蘭夫、薄一波、李雪峰、劉寧一、劉瀾濤。

三、中間分子：董必武、劉伯承。

由此可見，匪黨中央領導層即在毛林集團武力控制下，其所佔多數也非常有限，因此不惜重床疊架，將「文化大革命運動」交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負責領導，以毛的私人祕書陳伯達為組長，毛妻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無形否定了黨領導組織。

## 江青弄權削弱了毛林集團的力量

毛林集團的力量已極薄弱，已如上述，但由于毛妻江青的攪權，更削弱了他們的實力。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政治上，原默默無聞。去年八月間，毛匪驅策紅衛兵為其推進「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以壯大其奪權陣容後，江青始脫穎而出。據傳江青所掌握的一部份紅衛兵，實力最為強大，而造成其目前的浩大聲勢。

去年十一月廿八日，北平舉行「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據匪「人民日報」聲稱：這次大會是革命文藝大軍向文藝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他們所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發動總攻擊的誓師大會。事實上，這次大會倒是江青登壇掛帥大會。

在大會中，江青作了主要報告，擔任主角地位。當時她的報告受到全場雷鳴般的掌聲，而周恩來的談話則是全場暴風雨般掌聲，似乎江青所受的歡迎更甚於周。③更奇怪的是，大會主持人陳伯達、周恩來和匪軍總政治部文部長謝鐘忠等人在大會裏大捧江青，恭維倍至。

陳伯達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④

周恩來說：「我們的文藝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近幾年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上面所說的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⑤

論毛林集團是少數派

謝鐘忠說：「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江青同志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這是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對我軍文化工作的極大關懷。江青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得很好，領會得很深，運用得很活，很堅決。由她擔任我軍文化工作顧問，是加強部隊文化工作革命化、戰鬥化的重要決定。」⑥

江青在其報告中，首先指責「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隊這個形式是錯誤的，他的工作內容尤其錯誤的。然後大罵改組前的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和舊文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必須徹底揭發，徹底清算……否則就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果實。」最後說：「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去談什麼『少數』、『多數』，要看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誰的手裏。」⑦

江青在這次大會中的囂張跋扈暴露無遺，而且說溜了嘴，把毛林集團的「少數」底牌也給掀出來了。在這次大會中原屬陶鑄文化部管轄的四個文藝團體改編入匪軍建制，陶鑄雖出席，但一言未發，陶鑄的命運恐怕在那時已經決定了。

這次大會之後，江青顯得非常活躍，匪報連日刊載各地響應大會的號召，大捧江青。例如如在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接見接待紅衛兵的十多萬匪軍幹部大會中，主持人蕭華講話後，江青先陳伯達、周恩來接着談話，同時匪人民日報刊出周、陳、江三人一起站在校閱車上的照片。⑧同月廿九日所謂熱烈慶祝在毛思想指引下長征演習的偉大勝利集會中，主席團代表致開幕詞後，江青又在全場雷鳴般掌聲中首先講話，其後周恩來在全場熱烈的歡呼聲中講話。⑨

因此，外國報章甚至揣測毛澤東的最後繼承人是江青，事實上，江青的權力確在蒸蒸日上，而且言發必中。據今年一月十四日，捷克 CTK 通訊社記者自北平報導稱：江青保證說：陳毅、謝富治、譚震林和李富春四個副總理和徐向前、劉伯承、聶榮臻及葉劍英四名元帥是好同志，不能要求推翻他們。但江青支持對劉志堅的攻擊，也未替朱德、賀龍辯護。⑩以後事實演變，證明江青所庇護的都平安無事，而遭其批評的莫不先後遭殃。

今年一月初江青和陶鑄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江青猛烈攻擊陶鑄⑪和陶鑄的銷聲匿跡是毛林集團力量分裂和削弱的信號。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中

，連跳三級，一躍而居第四號頭目，若無毛林的共同支持，決不可能；現在陶被指責和劉、鄧勾結，照一般常理來說，他過去因毛林的提拔而飛躍擢升，豈有在劉、鄧失勢之時，投靠劉、鄧之理。據朝日新聞北平記者稱：陶鑄十二月十三日在北平發表演說，對劉、鄧作指名攻擊，該報說：這是劉鄧被毛林派高級人員指名公開抨擊的首次。<sup>⑭</sup>可見陶鑄的失勢唯一可能是起于江青的攪權，在策略上發生歧見或權利上發生衝突所致。

江青的囂張、跋扈顯然受毛澤東的庇護，毛要自抬身份，使羣衆目爲神明，所以不便經常在各地與羣衆接觸，而毛生性好疑，捨少數親信人物外，又無人可以信賴，不得不借江青之口，傳播自己意見，毛的孤立可以想見。林彪久未露面是否與江青弄權有關，雖不得而知，但不無揣測之可能，其一，可能與江青、陳伯達在意見上發生分歧，在權利上發生衝突；其二，可能因病重已無法行動。但不問真因如何，對毛林集團而言，終是不利的。

## 毛林集團失去地方黨幹的支持

毛林集團依靠武力勉強控制了黨中央，其力量已甚薄弱，更受江青攪權的影響，再被削弱，其政令不出京畿，其在各地勢力的單薄，可從六個中央局首腦受毛林派的攻擊情形看出來。

一、匪黨華北局，現轄北京市委和河北、山西兩省委及內蒙區委。第一書記李雪峯（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早被攻擊體無完膚，被指爲劉、鄧派人物。第二書記烏蘭夫（兼內蒙區委第一書記）據傳在北平已被軟禁，其轄區內蒙因反毛而發生內戰。<sup>⑮</sup>

二、匪黨東北局，現轄遼、吉、黑三省委。第一書記宋任窮受抨擊後被迫認錯。第二書記歐陽欽從未露面，據東方紅戰鬥隊所張貼的大字報揭露劉少奇黨羽名單中，歐陽欽是劉在一九四一年任北方局書記時的舊屬。<sup>⑯</sup>

三、匪黨華東局轄上海市委和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江西和福建六個省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病故後，後任不詳，第二書記曾希聖調西南局，後任人也不悉，第三書記李葆華（兼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被整遊街，下落不明，書記陳不顯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自上海發生大衝突後已未露面，可能已遭整肅。

四、匪黨中南局轄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四省委和廣西自治區委，原

是陶鑄地盤。陶調中央後，第一書記爲王任重，第二書記韋國清，第三書記陳郁，均因屬陶系，陶失勢後，他們也受攻擊。

五、匪黨西南局轄四川、貴州、雲南三省委和西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李自隨賀龍部隊攻入成都後，十七年來從未離開四川，一直被視爲反毛派基幹人物，被整肅傳說從未停止。西藏區委第一書記張國華已以部隊進攻毛林派。<sup>⑰</sup>

六、匪黨西北局轄陝西、甘肅、青海三省委和寧夏、新疆兩區委。第一書記劉瀾濤早被視爲劉、鄧系大將，在中央雖兼要職，但自「文化大革命」後，即未參加北平重要會議。第二書記趙伯平可能已調中央。第三書記胡耀邦久已失蹤，其支持的共青團自「紅衛兵」出現後，無異被否定。書記兼新疆區委第一書記王恩茂已公開在新疆反抗毛林。

至于各局所轄的省市地方基層組織黨幹受毛林派攻擊，發生衝突，遍及全國，從未停止，鬥爭範圍，也日益擴大，尤其位于邊疆地區的反毛衝突，更爲激烈，隨時有演變爲內戰可能。

地方反毛勢力的強大，毛共也不得不加以承認。匪紅旗今年第二期透露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們盤踞的地方和單位，他們還在不同程度地掌握着黨權、政權、財權。他們總是利用掌握在他們手中的這些權力來打擊羣衆，破壞文化大革命……這一小撮利用他們手裏掌握着的黨權，來欺騙、蒙蔽、壓制一批幹部和黨員。」<sup>⑱</sup>

## 毛林集團不為羣衆所支持

毛林集團一直拿「紅衛兵」作爲其廣大革命羣衆的幌子，匪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廣大羣衆的革命熱情相結合，就出現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羣衆性的批評，出現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這個高潮的重要標誌，就是紅衛兵運動和革命大串連。」<sup>⑲</sup>實際上，「紅衛兵」祇是廣大羣衆間屬於未成年的部份。

而且這一羣未成年的羣衆雖受毛林集團的擺佈，作爲他們的政治資本，但除了虛聲恫嚇外，並沒有發生什麼效果，更談不上成就。從八月十八日第一次集會到十一月下旬第八次集會，加上各地串連，亂哄哄鬧了半年之久，

具體的成果，可說毫無，但反效果倒是有的：第一、「紅衛兵」和無產階級始終是對立的，並且不時發生流血衝突。第二、促使地方黨組織堅決反抗，使反毛勢力更爲壯大，并刺激地方主義和割據主義的抬頭。第三、「紅衛兵」到處搗亂、破壞，徒增浪費，影響生產。第四、「紅衛兵」活動更使羣衆脫離毛林集團，厭恨毛林集團。第五、「紅衛兵」本身發生派系鬥爭，權利衝突，以致力量對消。

雖然毛林集團將這種失敗歸罪于反毛派，但這種現象的存在連毛共也承認的：「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最重要的陰謀詭計，就是挑動羣衆鬥羣衆。他們暗中組織和操縱一些受他們蒙蔽的羣衆和羣衆組織，壓制革命，保護自己，挑起武鬥，企圖製造混亂……」

「正當我們黨，按照毛主席的階級路線，組織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隊伍的時候，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口號，蠱惑一批學生，製造宗派，攪亂階級陣線……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却別有用心地利用這個口號，欺騙極少數學生（其中有些是沒有教育好的幹部子女），要把他們引上邪路，來同另一部分學生鬧對立。」<sup>①</sup>

「紅衛兵」如此，毛林集團爭取工農羣衆也是一敗塗地，當然毛共將失敗的責任仍推給了黨內一小撮當權派。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匪人民日報說：「十七年來，我們的工礦企業，在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廣大工人羣衆的辛勤勞動，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其實毛匪從三面紅旗失敗後，早將經濟領導權讓給劉、鄧之手，即使有成就也非毛的正確領導。因此該報接着虛聲恫嚇說：「但當看到，我們有很多工礦企業，無論在政治思想組，織領上導上，生產管理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甚至封建主義的嚴重影響……如果我們不堅決打倒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使我國有改變顏色的危險。」

「我們發展生產的辦法，同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一不靠強制，二不靠物質刺激，而是靠毛澤東思想掛帥……」<sup>②</sup>

工礦企業開始文化大革命的結果，首先是大批工人離開了生產崗位，沒有理睬「抓革命、促生產」的鬼話。以上海爲例，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刊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說：「最近在很多工廠出現部份或者大部份的赤衛

隊員停止生產，離開生產崗位的現象……」<sup>③</sup>  
一月九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刊出緊急通告編者按語說：「目前，經濟主義思潮的泛濫，是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向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新反撲……任何破壞生產，破壞國家財政金融，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行為，都是反革命的行為。」

在「緊急通告」中，更明顯的說：「目前，正當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兩條路線決戰的時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玩弄新的陰謀。他們與社會上資本主義勢力相結合，以經濟福利問題來轉移鬥爭的大方向，挑動羣衆鬥羣衆，造成工廠停工，鐵路中斷，公路阻塞，甚至挑動港務工人停止生產，影響港口工作，破壞我國國際威望。他們任意揮霍國家財富，隨意增加工資、福利，撥發各種補助費，煽動羣衆強占公房。」<sup>④</sup>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號召離開工廠的工人立刻回廠復工，不然將會遭受嚴懲。<sup>⑤</sup>但各地工人衝突愈演愈烈，無日無之。

工人情況如此，農民情況更壞。農民佔大陸人口百分之八十，可說是佔羣衆中絕大部份。一九五八年毛匪的「大躍進」路線，造成農業大災害後，毛匪在無法收拾殘局的困境下，將其「國家主席」一職，交由劉匪少奇接替，由劉出面收拾殘局。劉採取較溫和的調整政策，「三自一包」及「單幹風」即在此時開始。農民飽受「大躍進」之苦，對調整政策，自然樂于奉行。此次毛林派爲推翻此種溫和的政策，在農村推進文化大革命，已注定其失敗的命運。事實上，農民紛起反抗，已造成農村極大混亂。

今年一月廿七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刊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說：「現在他們又企圖固守農村陣地，把反革命經濟主義的黑風，從城市刮到農村，進一步擴大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竭力製造工農之間的矛盾，煽動農民和工人鬧對立，以此等破壞農村社會主義經濟，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工農聯盟。」

「……爲了逃避羣衆鬥爭，轉移鬥爭大方向，使自己混蒙過關，而採取調虎離山之計，煽動農民，大批離開生產崗位，湧向城市，增加城市壓力的新陰謀。」

「……他們在農村集體所有制企業和亦工亦農社員、外出的下放工人的收入分配上，製造矛盾，擴大差別，挑動羣衆鬥羣衆，阻礙今年年終分配

的正常進行，嚴重影響社員的生產積極性。」<sup>25</sup>

以致「目前大陸許多地方的春耕陷于停頓，華南和華東一帶很多夏熟農作物幾乎無人管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一、反毛派的破壞；二、農民普遍消極怠耕怠種；三、基層幹部放棄領導；四、各人民公社耕畜大量被出賣或宰殺，耕畜缺乏；五、各地農民大量湧入城市或棄農經商，農村勞力不足。」據共匪連日在廣播中透露，目前河北、吉林、山西、黑龍江、貴州及西安、鄭州、成都、貴陽等二十多個省市的春耕，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一籌莫展。<sup>26</sup>

毛澤東最大錯誤是脫離人民實際生活，而空談革命，毛澤東思想欺騙人們「永不為己，永遠為人」；「不怕苦，不怕死，為人民服務。」此種完全違背人性的教條，精神上已形成七億被統治、被奴役的人民同毛匪的統治集團相對立。毛林派發動羣衆，以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方式，想徹底鬥垮黨內的當權派，消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及其影響」，無異是癡人說夢。毛林集團違反工農利益，祇有使絕大多數的工農羣衆遠離他們。

## 毛林能控制整個匪軍麼？

「槍桿子裏出政權」是毛共的口頭禪，當支持毛共政權的三根支柱——工、農、兵已折斷工農兩根支柱的時候，毛林集團爲了維護搖搖欲墜的政權也祇有乞靈于軍隊了。一月十六日匪紅旗說：「我們無產階級專政是鞏固的。我們有無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強大的人民解放軍……」<sup>27</sup>

據捷克通訊社一月廿六日說：中共中央（一月廿二日）發佈下列五點通告：一、撤銷關於中共軍不干預「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命令。二、積極支援奪取權力的左派革命勢力，如革命的無產階級向共軍求援，應派遣軍隊支援。三、如反革命組織或反革命分子以武力對抗革命左派，共軍有責任以武力反擊。四、嚴禁共軍保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革命份子。五、共軍必須學習政治，徹底瞭解毛澤東領導的革命路線和劉、鄧領導的資產階級路線的兩條線鬥爭。<sup>28</sup>

但匪軍不過是一支支離破碎的隊伍，匪軍內部的不穩和公開反毛，連林彪也無法否認。去年八月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林彪曾召集高級匪軍頭目，就匪軍幹部選拔問題，作了指示。林當時以忠于毛主席，突出政治，有

革命幹勁作爲選拔標準。

匪軍依照林的原則甄選幹部時，便發現有許多反毛份子和劉、鄧派人物。爲加強肅軍工作，乃有十一月廿八日四文藝團體編入匪軍建制，并以江青爲匪軍文化顧問的怪現象出現。

今年一月九日首先向匪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劉志堅開刀，接着一月十一日改組匪軍文化革命小組，起用被冷藏多年的徐向前爲小組組長，江青爲顧問。這一措施一方面說明匪軍將開始積極肅軍，另一方面證明林彪已感獨力難支，乃拉攏徐向前，以穩定局勢。

一月十四日匪解放軍報評「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改組時，公開承認共軍部隊反對毛林集團勢力的強大，認爲在共軍部隊執行整肅期間，還要經過「激烈鬥爭」和「衝破重重阻力」。該報進一步指出匪軍部隊的反毛派「打擊革命左派，壓制羣衆運動，轉移目標，保護自己，妄圖扼殺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結論

「進行任何鬥爭，推行任何革命，都要根據當時情況和條件團結大多數，盡可能爭取一切同盟軍和我們共同奮鬥，共同努力，否則我們任何鬥爭都不能取得勝利……」。

「我們爲革命團結大多數，幹革命必須團結大多數。要達到團結大多數的目的，首先要走羣衆路線……誰忽視了團結大多數羣衆，誰就不能取得革命成功。」<sup>29</sup>

匪報所說的上面二段話，可說預爲毛林集團的失敗寫了注腳，毛匪雖口口聲聲要爭取中間派、爭取一切同盟軍，但事實上，毛祇相信幾個親信人物，遂使附毛分子越來越少；高喊要走羣衆路線，但不理會羣衆的需求，使附毛的羣衆也越來越多的捨毛而去。

當前的形勢對毛林集團越來越不利了，毛林集團是越來越孤立了，毛林爲救亡圖存，唯有乞靈於匪軍。但軍中內部派系林立，結果可能演變爲各地軍隊各事一主，成爲羣雄割據，或最後觸發一場全面混戰的局面。



從鬥爭的角度來說，「紅衛兵」的報紙和一般的匪報，鬥爭的態度與範圍是不相同的：前者鬥爭範圍較廣，見「當權派」就打，可任意攻擊，不負責任，因此毛匪現已採管制措施；後者則遵照匪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進行「點名批判」，以代表人物為批判對象。因此，前者類似「狂犬亂吠」，而後者則專打「落水狗」。共匪會公開指出：「打落水狗」乃「魯迅精神」之一，「值得學習」。

## 六 結語

共匪會明白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要把政治的權力，經濟的權力，文化的權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否則將影響到「無產階級專政命運」、「社會主義經濟命運」、以及「文化大革命命運」(註一三)。但是，事實證明毛匪不僅未能掌握「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而且其所極為重視的「文化權力」也有問題，特別是在新聞機構和報社裏，都潛伏着或多或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份子。

目前毛匪在大陸各地製造所謂「革命造反組織」，並以槍桿子作後盾，全面地展開「奪權鬥爭」。其中各地的報紙電台，乃是毛匪首先爭奪的對象。但在報紙奪權鬥爭中，不僅有阻力、有曲折，而且尚有「真奪權」和「假奪權」之分，造成一片混亂。同時，既奪權之後，報紙的內容與形式仍有問題，毛匪說：「奪取報紙的領導權是一個大革命，但是，如果單有這個革命，報紙宣傳內容還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一套貨色，就失去奪權的意義。因此，必須在報紙宣傳內容上來一個革命。」(註一四)這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大革命」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奪權鬥爭」。毛匪已奪權的報紙中，有的僅用「新華社」通訊稿，出版「新聞報導」，有的則專門轉載「人民日報」等之社論和評論，千篇一律。因此在「報紙內容革命」上，毛匪正在接受新的考驗和困擾。

註一：見民國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之共匪「新華月報」第二卷第四期第九〇頁。註二：見五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共匪香港「大公報」。註三：見五十六年一月十九日共匪「人民日報」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註四：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匪「新華社」稿。註五：四

十六年八月八日共匪「中國青年報」。註六：四十八年八月七日匪「新華社」稿。註七：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共匪「人民日報」。註八：參見五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台北「聯合報」及六月十日美國「時代」周刊。註九：見五十六年二月二十日香港「真報」。註一〇：同註二。註一一：五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台北「中央日報」。註一二：五十六年三月三日共匪香港「大公報」。註一三：同註三。註一四：同註二。

### ——上接第18頁——

註：①今年一月六日「工商日報」刊東京五日時事社電。②去年十二月廿九日「中央日報」譯文「毛劉諸匪鬥爭內幕」。③去年十二月四日匪「人民日報」。④⑤⑥⑦同③。⑧去年十二月廿一日匪「人民日報」。⑨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匪「人民日報」。⑩今年一月十五日「徵信新聞報」合衆國際社維也納十四日電。⑪今年一月五日東京讀賣新聞的北平消息。⑫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新生報」美聯社東京十四日電。⑬今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日報」中央社東京十五日專電。⑭今年一月廿一日「中央日報」東京二十日專電。⑮今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日報」合衆國際社香港十五日電。⑯今年一月十六日匪「紅旗」評論員「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⑰今年一月一日匪「人民日報」「紅旗」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⑱同⑰。⑲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匪「人民日報」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⑳今年一月五日上海「文匯報」刊「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市人民書」。㉑今年一月九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刊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卅二個革命造反組織緊急通告」。㉒今年一月十九日「工商日報」伯爾格來德十八日美聯社電。㉓今年一月廿七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刊「堅決支持革命農民運動，徹底摧毀反革命經濟主義——告上海市人民書」。㉔今年二月十五日「中央日報」中央社香港十四日電。㉕今年一月十六日匪「紅旗」評論員「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㉖今年一月廿七日「徵信新聞報」合衆國際社維也納廿六日電。㉗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匪「人民日報」紅衛兵講台「團結大多數」。